

賴古堂尺牘藏書集

華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六

晉安 蔣 玠絢臣

選

黃山 汪 楫舟次

周在浚雪客

豫儀

鈔

周在梁園客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為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

道家所謂  
築基也墻  
脚穩到頭  
不怕

人人有此  
悔早知覺  
便可免拈  
出此語為  
後來人晨  
鐘暮鼓

不當言者  
勿言不必  
言者勿言  
詭言之法  
盡此二語  
躁兢深心  
雖自有分  
究是一多  
口之人耳

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即應束裝。以備北  
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  
身。省事惜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  
霜。不足以辦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  
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脚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  
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瘳也。  
亦不自解其真切。翻為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

者。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貶眼戟  
眉。揚袂動足。躁兢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譚為  
正。以笑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挑。乍細乍  
亮。其聲不一。深心人也。躁兢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  
以情通。惟險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溜  
視左右者。以譏刺為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  
里婦之鄙行也。若往而與角勝。適為所借矣。

復諸縉紳為謝鳳老舉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敝鄉人士。著蔡奉之。桐鄉之士。則

無限委折  
世間有此  
妙腕

尤表表捧誦尊揭具仰厚道墓木拱矣而睠懷不衰  
自非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  
慚後人之多愆也顧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  
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憑人  
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咲訶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  
生得此為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作令者如當家老  
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當家婆子  
無他异只  
是大事化  
為小事小  
事化為沒  
事耳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  
一嘆苦考成在即錢糧舊逋為他人受過尚可為他  
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煩天下士作愁債之  
客愁米之婦大屈事也

螺螄殼中  
掀肩監脊  
十八灘上  
順風揚帆  
方是大經  
濟人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真是苦海中著篙年父母大才為之  
猶是弄丸承螭若弟鴛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躓  
也民生日感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

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  
炙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  
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鍊魔之教。時時惟恐懈  
怠也。

復友人

閱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極妥。放  
手極高。處若兩家過。為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

大令堂上  
真是伏牛  
山鍊魔場  
至七日後  
生平萬態  
無不畢露  
矣

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蔥。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  
雅。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駕長遊。得以搜  
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繇鑒別。  
惟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  
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為。其極工處。乃其極拙

此真公允  
之評人士  
確是有情  
非涉久遠  
歷患難不  
知也

天下事破  
綻處多從  
彌縫處見  
不獨聽訟  
為然。然却  
是聽訟良

法片言折  
獄正從其  
彌縫處折  
之耳

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復友人

二三鴟張殊爲可恨業已痛數勝於鞭笞矣我輩猶龍豈鯁鯁鯁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魍魎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瓣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響屨譬之五瓣

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體制童心再癢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柳榆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

天下好女  
兒泪沒此  
字者何限

近日木偶  
人偏能殺  
人

癡人欲殺偃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論可以  
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候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  
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論世情之幻政足掀髯一笑敝郡前輩餘風不遠  
冷眼自定熱脚徒忙耳。

復支比部寧瑕

子瞻學玄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肖談玄學而不能行  
也顧下下人常好為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  
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  
人說西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塵溷大方過蒙提撕錫以袞  
言不無獸頭加茅屋之譏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  
敦仰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  
上報名章耳。

要知好茅  
屋亦有怕  
惡獸頭時

綢緜入布  
袋愈跳躑  
愈緊縛不  
如安心布  
袋中等待  
出路也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安心於圈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虞其躓矣。

復支日旦年兄

向夜愧不成禮。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廢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濯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尚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獵兼亦喚醒。根因。撩我夙慧多矣。借爲評賞。恐案牘之目掩圖錄之光矣。

徐芳  
仲光南城人  
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惕菴

芳嘗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剡剡如欲出焉。歎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



如此方真是歐蘇之文無一筆不肖却無一摹倣之跡

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即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歇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

生數公之時得廁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即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歇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躡數公而頡之與之爲肩背而其入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肖輩不敢以私譽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

逐段照應而氣已足制勢全在前段

須玩其數  
矣字

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廁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  
羨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  
無恐者。知必有在矣。不揣謹備行實一帙。家乘一冊。  
冒陳清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槩。俾得廁名筆  
墨之末。他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  
焉。

答蕭明彛

雖原道之  
言却是一  
篇好文字  
得之書牘

失晤遂已再歲。曠濶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  
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

猶為不易

與後一段  
故是喻言  
為此段作  
反勢

論難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真墨守門戶。  
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  
盲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轉展于叩槃捫  
籥。況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  
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虞于參差  
詭秘。而人之詣力。不能皆一。譬之炤琉璃者。青入見  
青。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  
判若敵國。即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牴牾。更有不可  
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

正意盡此  
餘俱旁側  
言之耳

正如公明  
清酒三升  
以後

有關鎖全  
是八大家

斲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雒  
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間闡  
隍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  
言亦如是。粵人不耻其襲于燕。燕亦不得倚于粵也。  
何則。雒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雒  
邑圖之。聚塗之人訟焉。此云是彼。或意為非。此云美  
彼。或意為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  
則。彼于雒固未至也。其所謂闡隍塗軌邸第川郭山  
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髣髴之圖耳。烏能測其所以

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  
子兄弟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  
之論猶聚天下之人而言雒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  
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  
強以所至者。飫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  
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  
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尋  
轍跡。而何有于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  
生。釋迦之教未入。吾寧無擴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

粉碎虛空

却有着落

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  
蔓矣。爭之而當。而宣尼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  
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  
橫胸而佐之。鯁耶。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  
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  
儒與釋之畛。盍俱化之。使至虛乎。

荅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思得吾兄松下風滌之闊。甚不能  
致也。宗教棒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

可破羣疑

晉人終日  
揮塵不知  
所說云何

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  
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器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恒  
縮首自匿。姑爲其所爲而已。吾所詣之未至。而徒  
仰棒喝于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  
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成者。吾自能知之  
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  
者。顏魯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  
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逡巡退抑。不敢輕  
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

真篤學人所見如是

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遷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辯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令晰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尚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為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于樵農臧獲。又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為之咨嗟悼歎。萬口如一者。復

妙在意如讀占人文

字

人人摹史  
遷人人摹  
韓歐能判  
此地位否

有幾季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于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為。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槁土耳。安見所稱福且壽者哉。季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綏安聶桂侯

予黎何辜。斬艾未厭。日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既以燼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窳奧。澤之阻曠。溪岩

極似柳  
州之文  
何嘗不修  
辭與世之  
修辭者有  
別

學道人乃  
亦為此騷  
激

之。邃。復。虎。狼。蛇。虺。魍。魎。之。餘。土。可。偃。脊。而。伏。與。夫。殘。  
膏。剩。鬻。之。細。碎。刀。几。所。未。到。到。而。未。饜。者。則。禍。覺。必。  
葉。于。其。間。聚。族。而。蹂。之。擊。其。的。而。呼。之。射。若。天。于。此。  
有。重。獄。焉。陰。為。周。內。播。弄。必。胥。取。而。辟。之。斯。快。者。吾。  
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為。天。之。嗜。殺。為。已。甚。  
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  
無。患。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  
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  
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

真不可解  
安得以其  
天也而附  
會之

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類。情。懼。怯。狗。勢。委。利。與。人。無。  
異。目。視。虐。者。之。躑。躅。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  
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即。有。善。  
解。終。不。能。免。一。也。敝。鄉。干。戈。荼。毒。自。夏。徂。今。蓋。酉。戌。  
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  
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  
勢。固。無。類。耳。貴。縣。西。北。近。隘。于。禍。想。復。不。免。尊。居。最。  
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一。  
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真。大。快。事。悠。悠。

序得簡質

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邨陸奕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  
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奇。生平常有  
枵饑枯瘠之鬼。尾逐為祟。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  
鬼于人深苛。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  
而亦妬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  
舍侄輩。非聾即啞。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  
昔姜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為事。夫蜂豕何佳。而顧

筆筆韻古

媚極

彼公喜為  
醉人所侮  
以此

一切貧士  
皆當以此  
自責不則  
亦當以此  
自況

業此。達人寄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尚  
得竊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弄。未可知。如或  
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裏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則忘。忘則  
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為人賃舂。跼蹐  
廡下。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早不至  
人傭勞。不至舂杵。未為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  
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眾。明鏡善

炤而物不仇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迂多可少始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眉公以僧門為一大養濟院心甚躓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蛇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嶸

聽之使人  
象平

此番楚毒備極僵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瘁如故舉體頽墮起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嗽逆口中齒豁過半一吞百齧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蹉負為歉耳因遂妄想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之不朽者以自傳于後此事又非卑菲之質所可幾倖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

曲徑通幽  
豁然別有  
天地



平叙中都  
如議論翻  
澗

又起一峰  
與前段相  
生而出

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榆。耳。生。  
平。一。汎。長。江。三。歷。西。湖。而。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  
老。諸。峯。僅。于。烟。雲。閃。忽。中。接。其。半。面。而。已。至。于。天。日。  
虎。丘。浮。玉。諸。勝。皆。于。跬。屐。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  
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汗。漫。焉。亦。固。失。晨。之。補。  
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于。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  
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興。會。所。至。汎。濫。討。剔。發。其。  
奇。秘。如。永。叔。于。滁。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  
尚。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

軋。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葶。月。如。盲。如。  
痿。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人。  
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寢。  
夢。形。見。月。以。數。計。閣。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  
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星。相。著。卜。皆。嘗。曉。  
習。邇。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虛。無。倫。匹。此。  
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禁。廢。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馳。  
騁。盤。薄。雖。不。能。宿。糧。三。月。長。塗。單。旅。以。是。數。者。濟。一。  
鉢。之。窮。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

此處不似  
按上而後  
來忽合乃  
知步步傍  
定惟恐若  
失者正是  
法力之小  
耳

前後故是一意

其按討期于滿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挾其。矇翳向來。知與枯苑榮落之不同。輿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故知前。乃一及之。目前踪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謁。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得曳。高人之轍否也。

答鄧日生

生平淚不輕墮。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唧唧。以為此潛然者。從何處得。僕

洋洋大篇起用如此一筆真不知其何自

而來

偏能寫得如此的

亦自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詹詹小言。尤愧荒俚。失次夫肝膈之與喉舌。其膚裏相去已不啻數折矣。况腕指乎。况又移之毫墨之間乎。接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惻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隱志。此段心期。真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即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即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即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

統是一意  
披人甚深

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  
顧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為半數令  
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  
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為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  
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  
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  
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  
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世遺  
骸叠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為其親

宜知

舉世如此  
恬不為怪  
故借仲光  
之言提醒  
之

營尺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  
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  
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  
即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  
崩震撼之患其為疚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積惰昧  
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  
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衷于禮而不為俗所惑者矣  
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  
可以無言伏惟炤諒

仲光小品  
亦復風趣  
皆是文人  
之筆何所  
不可

如讀騷如  
誦長古詩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  
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爲妬與春爲仇與離人  
遷客爲惡緣與竹杖奚囊爲敵國古來篇詠悼恨不  
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獎  
率同人膚愬上帝永遣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  
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荅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

尺牘中妙  
境

色起神王如織屨兒同南陽耕夫踞圖指畫時不復  
知身在草蘆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瀛濱  
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  
如瀛濱則催花鶯燕也

荅蕭明彛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爲壽昌殷切之至意弟於此  
亦幾大聲疾呼之顧呼愈急而應愈緩則固不可如  
何而弟於此猶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  
時有騃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採

設喻之奇  
類韓公子  
讀至此未  
有不噴飯  
者

尺牘中乃  
有先泰人  
文字

之也。駭子曰：不難鼓刀而出，衢有卧者，曳其足而割之。卧者驚，眊殺人，而駭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搯親，殊美。事衢之人，喙之皆失聲。夫知搯親之為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婁實不能自有所割，棄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卦衢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喙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曙得之，亦以一曙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僵卧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分尚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温生於背，霍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為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晉人有善叔寶而耻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寶載而已為之尾，則之野野人輟耕舍負，脚躡瞻盼，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戀慕者，涂為闐而轂為軹也。而是人乃遂驕語于人曰：吾行之傾人如此，其謾亦甚矣。所

絕無一時  
筆

全從筆端  
傳引而出  
何嘗見有  
點墨

人自媿

以然者。叔寶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寶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卽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寶。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孫人。而其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寶者。固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龕。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于古文詞與學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尚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覩爾騁逐于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與其詣就

有吐納百  
川之勢

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耻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無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竺庵

在尺牘中  
便不妨且  
有致  
人之財  
索其血  
滴血捨  
得便是  
獸析骨  
肉便是  
不祖唐人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遍目中所遇。未常見全人也。即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至比於全人之數。松即欲自諱其馬首於嵩鶴之曉。然且不可得。况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和尚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畧為炤索。四望闐寥。較松為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袒臂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秘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尚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

作李松裴  
沈傳皆是  
此意

僕。熒熒。寔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剗肉。在大師尚日等箇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嵩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 窵 五竺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泳水中央。不知雙脚踏穿白雲翠靄。幾千萬疊。

吳 宏 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

遠度筆墨  
實欲起文

敏而上之  
慧心妙舌  
如此繪事  
緒餘耳

爲婁水王尚寶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子綏黃金臺。土阜而已。

丘象隨 季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南望爲勞。門下游亦繁劇。逸羣絕倫。天曹一席。延竚

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第一人。比聞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聞彥老踪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閱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廛百畝。以爲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洵水行潦。止可餽饔。門下能分廉吏



之俸錢如郟公之于安道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并未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

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驎。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興會所至。當不止為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口。記云。平生登覽。尠有窮日。自幸不

為俗吏所纏。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此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畱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碗。左手把王子題名。舉眺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嗒然而已。

劉榮嗣

半舫簡齋曲周人  
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戊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

此語大堪  
痛哭當時  
竟無紀之  
者故特存  
于此此集  
所存有不

可以尺牘  
觀者諸如  
此

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玄先生縱談。他日致  
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咲也。持局者  
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  
怪乎傾心吐胆於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耻哉。旭日  
既旦。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  
筵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群籜不振。而自落矣。駕  
輿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

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  
種苦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  
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  
卽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  
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  
得也。

回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禱則  
套。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瞎子又刻唐詩

時公爲東  
昌道

十集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儉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貺謹領。片芹爲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酈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爲記。而

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尚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闡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携以見貽。弟無足數。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

京兆五賢  
存張桓侯  
吳橋之論  
固自奇特

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雷震。豈中朝儒懦之宦。偃僂兢惕。一醉無時。咲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從樵人問水。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鯽救饑口。涎不到地。甫探頭蓬窗外。卽渾泥洒面。引襟袖拭汚斑。痕狼藉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

善于形容  
是詩人

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道於臨德等處。從閹官丞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彊。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為。漕撫叅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于潁州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賊至被

簡齋先生  
詩文妙天  
下詩則虛  
德水鈔行  
矣文尚未  
鐫予從公  
孫雲麓州  
守處得見  
先生尺牘  
先鈔數則  
以行先生  
片札隻字  
足為典則  
憾不能備  
錄也雲麓  
工詩頗不  
愧祖武

八  
卷之六  
報。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畫。南北交馳。人言日  
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  
半其人。兢兢未已也。驄馬豸冠。甘作鷹犬。誰謂宰相。  
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却治天下。儘可稱才。  
弟悔不二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惲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  
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  
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  
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  
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  
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鑒拔之權  
重矣。服服謝謝。

回練任鴻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

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於爵祿輕。所關  
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  
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  
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  
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  
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胆。  
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  
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大  
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

呈醜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陳周政

子鵬營山人  
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於李譚之門。作彼重儂。  
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  
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  
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調  
嘴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  
少霞寫山玄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幽

荒誕得妙  
應是先生  
醉後之筆

韻折

非泛然為  
是說者

異。惟。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  
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  
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卽。  
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眾。味。命。意。  
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芥。菜。壘。  
觥。匏。葉。水。泮。微。意。風。鴉。正。派。正。在。於。此。而。獨。被。不。逮。  
之。誚。魯。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拈。  
首。二。字。為。題。卽。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  
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

騷雅

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鷓。  
法。矣。一。切。有。為。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  
側。身。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  
之。歸。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養。遂。遭。異。風。飄。落。  
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六。符。先。生。  
曠。懷。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  
携。手。峩。眉。之。巔。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

時矣。薄芹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驕驕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壤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霾則失之。謔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判花纔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

遂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睹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卽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姜圖南 滙思錢塘人

與張繡虎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於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海。日初出。豁然清眺。盪滌死生場中。殷憂煩慮。何必。



八履新錄 卷之六  
出死

李 雯 舒章萃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  
迫。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  
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  
其二。自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鑷之  
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  
之勲。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

雖本魏晉  
而漢宋之  
氣不減且  
自成一家  
舒章真不  
可及

事都為儒冠誤。盡此雯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殮而不  
知七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  
惟偉南及雯。將為碩果。而偉南道心彌腴。雯也世趣  
愈惡。顛顛居一室之中。四面環責。皆蓄至深之望。懷  
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乃蝮蛇怪鳥。為天地間憎  
惡之物。以形為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濕發瘡。肢體  
孿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卧看屋梁。側面對蘧蔭。  
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虫。致諸蚍蜉。群鬪階上。曳足  
觀之一。為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虫。而人之競

才子之文

尺牘新抄 卷之六 賴古堂訂

姿態橫生  
小品擅勝  
處全在此  
等

得有甚於群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  
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  
聊也如是。正欲伸遣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  
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  
轅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興。轅文偶有平  
江之行。俟其歸時。卽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  
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  
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委作蟬鵲圖。贊率爾成之。苦不清邪。夫蟬之爲蟲。隱  
纖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  
而被刑。將母高簡。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  
鍾士季。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  
鵲也。擇肉而羞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喙。必  
先碎。螳是蟬可再生。而螳爲必死。此又可爲先發殺  
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爲上古人事之變。  
未極。故但著見利忘害之言。以雯思之。其義不止於  
此。欲與足下共暢之。因小叙中。不可沓拖。此意猶鬱。

議論正而  
不涉道學

故復緒論及之。以爲談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子弟。又一密之也。陳寃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己。今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

息平而致  
便覺警

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三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氊之上。老在棘墻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跼。鳶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擲。掄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卽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誰爲傳之耶。

辭家便不  
能如此澹

宕入情

使事似與  
前段畧同  
斷結處更  
進一層

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望。僮僕相侮。妻妾諱語。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鳥雀為上賓。以旭日為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眾。拒兩國之命。扼掎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後為大漢棄婦。使雯得此。而後賤便已。陟遊帝庭。奚啻凌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違。不以譏謗。冥頑不靈。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

言之傷心

以丹青見汗。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為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炤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何謙

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簸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歷嬰勞。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六終



程